

柏舟

毛詩要義卷第三

鄘柏舟至衛木瓜

曰共伯死時弟武公年已四十三以上

正義曰作柏舟詩者言其共姜自誓也所以自誓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不嫁言衛世子者未成君故繫之父在之詞言世子別於衆子言共伯者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言蚤死者謂早死不得為君不必年幼也世家武公和篡共伯而立五十五年卒楚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則未必其

呂 死年九十五以後也則武公即位四十一二以  
喪服傳 上共伯是其兄則又長矣其妻蓋少猶可以嫁  
妻得適 喪服傳曰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妻得  
人但不 與之適人是於禮得嫁但不嫁為善故云  
嫁為善 守義禮記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呂僖侯已葬仍云兩髦追本親在之飾

正義曰既夕禮云既殯王人脫髦注云兒生三  
月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  
為之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

此尸極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  
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為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  
髮至眉亦無文故鄭云其制未聞脫髦諸侯小  
斂而脫之此其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  
仍云兩髦者追本父母在之飾故箋引世子昧  
爽而朝明君在時事也髦者事父母之飾也若  
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  
二親並沒則因去之矣玉藻云親沒不髦  
四凡子事父母鷄鳴而朝衣冠之飾

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端鞞紳注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以深衣然則命士以下亦于雞鳴之時朝有命士以下當勉力從事因早起而適父母之所不主為朝也異宮者則敬多故內則注云異宮崇敬是也但文王之為世子加隆焉故雞初鳴而至寢門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纚笄揔拂髦冠綏纓端鞞紳搢笏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昧爽而朝更不言衣服之異則纚笄以下同故云亦櫛纚笄揔拂冠髦

綏纓也禮記文王世子云親疾世子親齊玄冠而養蓋亦衣玄端矣不笄引端鞞搢笏者以證經之兩髦故盡首服而已士冠禮曰皮弁笄爵弁笄注云有笄者屈組為紘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然則此冠言綏纓則無笄矣上言纚笄者為纚而著笄也問喪曰親始死雞斯注云雞斯當為笄纚是著纚必須笄也

牆有茨

豳牆有茨注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

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柏夫人許穆夫人正義  
曰此主刺君故以宣姜繫於君謂之君母鵠之  
奔奔則主刺宣姜與頑亦所以惡公之不防閑  
詩人主意異也

君子偕老

此刺衛夫人而云陳人君之德從夫爵  
故陳人君之德服色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夫  
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  
字誤作人耳正義曰以上篇君母是宣姜故知  
此亦為宣公夫人夫妻一體婦人從夫之爵故

同名曰人君碩人傳曰人君以朱纁鑣亦謂夫  
人也夫人雖理得稱人君而經傳無謂夫人為  
人君者故箋疑之云或者小字誤作人

也箋謂象服綸翟闕翟君服則舜所云

象服是宜象服尊者所以為飾箋云象服者謂  
綸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

以副笄見周禮珈笄飾之最盛者

正義曰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

為副編次言編若今假紒者編列他髮為之假  
作紒形加於首上次者亦髻他髮與已髮相合

鄭謂加

為紒故云所謂髮髻是編次以所異也以此筭

如漢步

連副之飾是衡筭也故追師又云追衡筭注云

搖上飾

王后之衡筭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筭垂于

又云古

副之兩傍當耳其下以紕懸瑱是也編次則無

制未聞

衡筭言加者以玉加於筭為飾后夫人首服之

尤尊故云加筭飾之最盛者此副及衡筭與加

飾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所以

別尊卑也箋以加字從玉則加為筭飾謂之加

者加之言加由副既筭而加此飾故謂之加如

漢之步搖之上飾也步搖副之遺象故可以相

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言古之制所有未

聞以言六加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知據此

言六加則侯伯夫人為六王后則多少無文也

中傳以翟羽飾衣鄭注周禮繒彩為之

傳以翟雉名也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

右手秉翟即執真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

為雉之翟形而彩畫之言飾不用真羽孫毓  
云自古衣飾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  
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施於旒旒蓋則可施於  
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  
鄭義為長

叩釋鬢鬕瑱栉

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有仍氏生女黚黑而甚美  
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服虔云髮美為鬢詩云鬢  
髮如雲其言美長而黑以髮美故名玄妻是鬢

為黑髮也鬕一名髮故云鬕髮也說文云髮蓋  
髮也言已髮少聚他人髮蓋益之哀十七年左  
傳曰衛莊公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鬕之以為呂  
姜鬕是也不絜鬕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為  
髮而自絜美故云不用髮為善既夕記云瑱塞  
耳充耳是也或曰充耳淇奧云充耳琇瑩是也  
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之曰栉故云所以摘

髮葛屨云佩其象栉

謂謂夏則裏衣綳締之盛者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縹緜是絀絆也禮有  
展衣者以丹縠為衣蒙覆也緜之靡者為縹是  
當暑袷延之服也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  
白縹緜之縹者展衣夏則裏衣縹緜此以  
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展衣字之誤禮記  
作擅衣

以展覆緜當暑絀絆之服

毛以為言夫人能與君子偕老者故此服瑳兮  
瑳兮其鮮盛之展衣以覆彼縹緜之上縹緜是

當暑絀去袷延蒸熱之服也子之夫人非真服  
飾之盛又目視清明而眉上平廣且顏角豐滿  
而德以稱之誠如是德服相稱之人宜配君子  
故為一國之美女兮今夫人何為淫亂失事君  
子之道而不為美女之行乎

六服無明文孫毓鄭玄推次亦異

此傳言展用丹縠餘五服傳無其說丹縠亦不  
知所出而孫毓推之以為禕衣赤榆翟青闕翟  
黑鞠衣黃展衣赤祿衣黑鞠名趨同雖與毛亦



當色黃祿衣與男子之祿衣名同則亦宜黑然則六服逆依方色義或如毓所言以婦人尚華飾赤為色之著因而右行以為次故禕衣赤榆翟青闕翟黑次鞠衣鞠衣宜白以為疑於凶服故越取黃而展衣同赤因西方闕其色故祿衣越青而同黑也箋不同傳故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言宜者無明文周禮之注差之以為然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榆翟闕翟鞠衣展衣祿衣鄭司農云展衣白鞠衣黃祿衣黑

玄謂趨衣黃桑服也色如趨塵象桑葉如生月令三朝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祿者實祿衣也男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榆翟青禕衣玄是鄭以天地四方之色差次六服之文

六眉上下皆曰揚目上下皆曰清

以目視清明因名為清故此云清視清明也揚者眉之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故猗嗟云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是也既名眉為揚目為清

明因謂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

十唐有女蘿菟絲等六名

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類并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為六名

十一孟姜齊許申呂之長女庸弋無文

十九 知孟姜列國之長女者以衛朝貴族無姓姜者故為列國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娶者春 未知誰國之女也臣無墳外之交得取列國女秋有因 者春秋之世因聘逆妻故得取焉言孟故知長聘逆妻 女下孟弋孟庸以孟類之蓋亦列國之長女但當時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

十二 鶉之奔

十二 鶉鵲謂居有常匹表記證臣有逆命序云鶉鵲之不若則以奔：彊：為相匹之善

故為居有常匹定本集註皆云居有常匹則為俱者誤也表記引此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故注云疆疆奔奔爭鬪惡貌也

一廿夫人亦得稱君

我以為君君國小君箋云小君謂宣姜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

定之

二廿美衛文之詩蓋後來所作

方中

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

漕平

于葵澤而敗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于是文公立而建國焉正義曰作定之方中詩者美衛文公也衛國為狄人所滅君為狄人所殺城為狄人所入其有遺餘之民東徙渡河暴露野次處於漕邑齊桓公攘去戎狄而更封之立文公焉國家殷富在公文末年故左傳曰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明其駉牝三千亦末年之事也此詩蓋末年

始作或卒後為之

三十一 衛或言滅或言敗書秋書狄入衛

正義曰此序摠說衛事故直云滅衛不必斥懿公載馳見懿公死而戴公立夫人之唁戴公時故言懿公為狄人所滅實滅也而木瓜序云衛國有狄人之敗者敗滅一也但此見文公滅而復興載馳見國滅而唁兄故言滅木瓜見國敗而救之故言敗是文勢之便也閔二年左傳言滅經書入者賈逵云不與夷狄得志于中國杜

預云君死國散經不書滅者狄不能赴衛之君臣皆盡無復文告齊桓為之告諸侯言狄已去言衛之存故但以入為文詩則據實而言

四十一 衛狄戰于滎澤蓋河北亦有滎澤

言東徒渡河則戰在河北也禹貢據州滎波既豬注云流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如禹貢之注則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

而渡河在河北明矣故杜預云此滎澤當在河  
北但流水發源河北入于河乃溢為滎則流水  
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  
耳故指其滎水大處則在豫州北戰于滎則在  
其北畔相連猶一物故云此其地也左傳又曰  
及敗宋柏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  
有三十人蓋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  
以廬於漕是宋柏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廬  
於漕之事杜預云廬舍也言國都士滅且舍於

此也

五廿秋入與文立昏十二月則戴公初立即卒

此渡河處漕戴公時也傳唯言戴公之立不言  
其卒而世家云戴公申元年卒復立其弟文公  
二十五年文公卒案經僖公十五年衛侯燬卒  
其戴公之立其年即卒故云一年然則狄以十  
二月入衛懿公死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  
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服虔云戴公卒在于此年杜預云衛文公以此

年冬立是也左疏戴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

六廿戴公成君稱謚以衛滅不繫於先君

戴公立未踰年而成君稱謚者以衛既滅而立不繫於先君故臣子成其喪而為之謚

七廿齊無攘戎之事成漕成楚丘即是

春秋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傳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是也引證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木瓜序云救而封之與此一也左傳無攘戎狄救衛之事此言攘戎狄者以衛為狄所滅尚民

畏狄閔二年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成漕至僖二年又帥諸侯城楚丘於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是亦攘救之事不必要與狄戰

八廿衛徙河南故鄭疑楚丘在東郡界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箋云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

與東壁連正四方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楚宮今  
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  
毛公魯  
今東都界中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  
人引先  
公前在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處野  
師仲梁  
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虛望楚丘楚  
子說證  
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故疑在東郡界  
楚官  
中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屬濟陰郡猶  
在濟北故云濟河間地但漢之郡境已不同鄭  
疑在東郡杜云濟陰也毛公魯人而春秋時魯

有仲梁懷為毛所引故言魯人當六國時蓋承  
師說而然

三定星中而正謂小雪時體與東壁連

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  
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此言定星昏中而正四  
方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是取爾雅  
為說也然則毛不取記時而名營室者為視其  
星而正南北以營宮室故謂之營室又云定星  
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

卅一 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於此  
時定星而正中也又解中得方者由其體與東

壁居南 壁相成故得正四方於列宿室與壁別星以故

則在室 指室云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

東因名 釋天云嫩齒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曰嫩齒之

東壁 口鄭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

三 正月城楚丘以未冬至故云得時

此定之方中小雪時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

先月城楚丘穀梁傳曰不言城衛亡未遷則諸侯

先為之城其城文公乃於其中營室亡也建城

在正月則作室亦正月矣而云得時者左傳曰

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

為土功之時以曆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

在月之後正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也箋

言定星中小雪時舉其常期耳非謂作其宮楚

即當十月也知此則小雪以後方興土功而禮

記云君子既蜡不興功者謂不復興農功而非

土功也月令仲秋云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



邑者秦法興周異仲冬云命有司曰土事無作  
亦與左傳同然則左傳所云乃是正禮而召誥  
於三月之下營洛邑之事於周之三月起土功  
不依禮之常時者鄭志答趙商云傳所言者謂  
庸時也周名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與之否  
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  
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槩以縣  
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畫參諸

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日中之  
影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  
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入日之影  
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  
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攷工之  
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詩故規影之下  
別言攷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  
橫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為  
乖也唯傳言南視定者鄭意不然何者以匠人

云畫參諸日中之影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  
有以定星正南北者故上箋以定為記時異於  
傳也

三宮與室異名同實釋毛傳

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郭璞曰皆所以通  
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傳室猶宮也

五箋以宮為宗廟室為居室別先後

謂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故上箋楚宮謂廟此  
楚室謂居室別其文以明二者不同也故引曲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  
為後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繇與斯干皆  
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

六卅植六木於宮中為琴瑟備

釋木云椅梓也舍人曰椅一名椅郭璞曰即楸  
也湛露曰其桐其椅桐椅既為類而梓一名椅  
故以椅桐為梓屬言梓屬則椅椅別而釋木椅  
梓為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  
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而小別也箋

云樹此六木於宮中明其別也又云其長大可  
伐以琴瑟言豫備也

七卅有九能可以為大夫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虛漕  
虛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箋云  
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  
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傍乃  
後建國焉慎之至也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  
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

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  
德可以為大夫建邦能命龜者命龜以遷音求  
吉之意若少牢史述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  
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  
氏尚饗士喪卜曰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  
無有近悔如此之類也建邦亦言某事以命龜  
但辭亡也由能施命者謂于田獵而能施教命  
以設誓若士師職云三日禁用諸田役注云禁  
則軍禮曰無于軍無自後射其類也大司馬職

云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田  
所以習戰故施命以戒衆也作器能銘者謂器  
作器能謂其銘若粟氏為量其銘曰時文思索  
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  
維則是也大戴禮說武王盤孟几杖皆有銘此  
其存者也銘者名也所以因其名器而書以為  
戒也使能造命者謂隨前事應機造其辭命以  
對若屈完之對齊侯國佐之對晉師君無常辭  
也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為詩賦其形

狀鋪陳其事勢也師旅能誓者謂將帥能誓戒  
之若鏃之戰趙鞅誓軍之戰山川能說者謂行  
過山川能說其形勢而陳述其狀也鄭志張逸  
問傳曰山川能說何謂答曰兩讀或云說者說  
其形勢或云述者述其古事則鄭為兩讀以義  
俱通故也喪紀能誄者謂於喪紀之事能累列  
其行為文辭以作謚若子囊之誄楚恭之類故  
曾子問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以作謚是  
也祭祀能語者謂於祭祀能祝告鬼神而為言

語若荀偃禱河崩贖禱祖之類是也知升漕墟  
廿八 盖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  
虛故墟 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升墟而并望楚堂明  
堂色景 其相近故言楚丘有堂色楚丘本亦色但今以  
山大山 為都故以堂繫楚丘而言之釋詁云景大也故  
景京人 知景山為大山京與山相對故為高丘釋丘云  
力所為 絕高為之京郭璞曰人力所作也又云非人為  
之丘郭璞曰地自然生則丘者自然而有京者  
人力所為形則相類故云京高丘也

九卅楚丘西有河東有濟故鄭云夾於濟水  
禹貢云道流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  
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是濟自  
河北而入南河河又出而東楚丘在于其間西  
有河東有濟故云夾于濟水

十四後雖遷帝丘不害為允臧

此卜云終吉而僖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而言  
善終者卜所以決疑衛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  
文公徙居楚丘與復祖業國家殷富吉莫如之

後自更以時事不便而遷何害終然允減也

一四馬三千過制國人美其能富

駉牝三千馬七尺曰駉駉馬與牝馬也箋云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減而復興從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螭螭

二四螭螭即虹鮮咸為雄虹闇為雌螭

釋天云螭螭謂之雩螭螭虹也郭璞曰俗名然美人音義云虹雙出色鮮咸者為虹雄雄曰虹闇者為雌雌曰螭此與爾雅字小異音實同是為虹也序云止奔而經云其之或敢指是虹為淫戒月令孟冬虹藏不見則十月以前當自有虹言由夫婦過禮者天垂象因事以見戒螭

三四濟亦虹與日互為東西不在日傍

視侵注云濟虹也詩云朝濟于西則濟亦虹也言升氣者以濟升也言升氣所為故辨虹為濟

相鼠

此序二  
語自然  
牴牾

鄭司農亦云濟者升氣是也上蟠蜺虹也色青  
赤因雲而見此言雨微則與彼同也視稜掌十  
輝之法以觀妖祥注云輝謂日光氣也則濟亦  
日之光氣矣蟠蜺亦日光氣但日在東則虹見  
西方日在西方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  
四衛文能正羣臣而在位承敝化序文不順  
正義曰作相鼠詩者刺無禮也由衛文公能正  
其群臣使有禮儀故刺其在位有承先君之化  
無禮儀者在位無禮儀文公不黜之者以承其

于旄

先君之化弊風未革身無大罪不可廢之故也  
四賢者告善謂處士  
五賢者告善謂處士

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賢者  
時處士也正義曰以臣子好善賢者告之則賢  
者非臣子故云處士也士者男子之大稱言處  
者處家未仕為官鄉飲酒注云賓介處士賢者  
鄉大夫賓之以獻於君是未仕也

六大夫得在浚郊由世官食邑於浚  
大夫得言在浚之郊則此臣子食邑於浚也所

以得食邑者由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故左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有功之臣得世官邑也有功世邑則宜為卿故舉旃言之

四卿有建旗時旗有旄摠名旌

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然則平常建旃出軍則建旗是卿有建旗之時旗亦二旄二章互文也言旄則有旒縵言旗則亦有旒矣卒章言干旌傳曰析羽為旌於周禮則遊車之所載卿而

得建旌者鄉射記注云旌摠名也爾雅云注旒首曰旌則干旒干旒一也既設旒縵有旃旗之稱未設旒縵空有析羽謂之旌卿建旌者設旒縵而載之遊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縵也

八天子之州長中大夫諸侯州長士

周禮州長中大夫天子之州長也鄉射目錄云州長射於州序之禮經曰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是諸侯之州長士也言之屬者見鄉遂官非一司常云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



旒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如鄭之意鄉遂  
四九 同建旗則六鄉內州長黨正遂內鄩長里宰同  
諸侯之 建旗遂內縣鄙鄉內族師閭比同建旒諸侯之  
鄉為大 鄉亦大夫故鄉飲酒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  
夫則遂 年賓賢能之禮是鄉為大夫則遂亦大夫也其  
亦大夫 縣與州長班同則亦士也黨鄙在州縣之下或  
亦為士 鄩族以下卑則皆非士矣

五 五之謂服馬四轡加一駟馬則益一轡  
素之組之良馬五之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駟馬

五轡箋云以素絲縷縫組於旌旗以為之飾五  
之者亦謂五見之也正義曰凡馬士駕二既夕  
禮云公賁以兩馬是也大夫以上駕四七馬則  
八轡矣駟馬五轡者御車之灋駟馬內轡納於  
舂唯執其外轡耳駟馬馬執一轡服馬則二轡  
俱執之所謂六轡在手也此經有四之五之六  
之以御馬喻治民馬多益難御故先少而後多  
傳稱漸多之由為說從內而外上章四之出謂  
服馬之四轡也此章加一駟馬益一轡故言五

之也下章又加一駟更益一轡故六之也據上  
四之為服馬此加一駟廼有五故言五轡也王  
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馬駕三馬則五轡其大夫皆  
一轅車夏氏右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駟謂之  
駟周人又益一駟謂之駟本從一駟而來亦謂  
之駟經言駟則三馬之名又孔晁云作者歷言  
三王之法此似述傳非毛旨也何則馬以引重  
左右當均一轅車以兩馬為服傍以一馬駟之  
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人株林曰乘我乘駒傳曰

五一 大夫乘駒則毛以大夫亦駕四也且殷之制亦

王肅夏 駕四故王基云商頌曰約軼錯衡八鸞鏘鏘是

麗殷駟 殷駕四不駕三也又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

周駟疏 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

謂殷亦 四士駕二詩云四駟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

駕四三 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駟駟周道倭遲大夫

則偏 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

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  
同玄之間也周禮校人掌四馬之政凡頒良馬

五二 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圍四馬為乘此一圍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許按緯門皆乘布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圍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不取無所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載馳

三五許穆夫人賦載馳鋪陳其志曰賦

正義曰此載馳詩者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念其宗族之國見滅自傷不救救之所以鋪陳其志

故作詩名曰賦左傳曰許穆夫人賦載馳是也此思歸唁其兄首章是也又義不得二章以下是也此寔五章故左傳叔孫豹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四猶未卒明其五也然彼賦馳載義取控引大國今控于大邦乃在卒章言賦四章者杜預云并賦四章以下賦詩雖意有所主欲為首引之勢并上章而賦之也左傳服虔注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

父母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五四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左傳以服氏既云載馳五章下歷說唯有四章謂除首控于大章而更有二章即此二章三章是也凡詩之作邦為四首尾接連未有除去首章更為次第者也服氏章蓋賦此言無所案據正以傳有四章之言故為此釋四并五不如杜氏并賦之說也

五五君奔國喪或國存君死皆曰滅

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也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有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於位曰滅即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

五十二月而云芄芄其麥三四月時思衛此時宋栢公迎衛之遺民立戴公是夫人所知

不須問矣又於時十二月也草木已枯野無生  
麥而云問所控引言敬觀麥者夫人志在唁兄  
思歸訪問非是全不知也又思敬嚮衛得於三  
月四月民飢麥盛之時出行其野不謂當今十  
二月也

淇奥

五平王命武公為公而云卿士公蓋兼官

賓之初筵云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則武公當  
幽王之時已為卿士矣又世家云武公將兵佐  
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則平王之初未命

為公亦為卿士矣此云入相於周不斥其時之  
王或幽或平未可知也若平王則為公而云卿  
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故顧命注公兼官以  
六卿為正次

八史記謂衛武兄殺篡國

諸言美者所施之政教此則論質美美德盛學  
問自脩乃言美其身之德故叙者異其文也案  
世家武公以其賂士以襲攻共伯而殺兄篡國  
國得為美者美其逆取順守德流於民故美之

齊柏晉文皆篡弒而立終建大功亦此類也

九五切磋琢磨瑟倗赫喧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匪文章貌治骨  
曰切象曰磋玉曰琢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石  
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瑟兮倗兮赫  
兮喧兮瑟矜莊貌倗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  
咺威儀容止宣著也正義曰視彼淇水隈曲水  
內則有王芻與篇竹猗猗然美盛以興視彼衛  
朝之上則有武公質美德盛然則王芻篇竹所

以美盛也由後淇水浸潤之故武公所以德盛  
者由得康叔之餘烈故又言此有斐然文章之  
君子謂武公能學問聽諫以禮自脩而成其德  
美如骨之見切如象之見磋如玉之見琢如石  
之見磨以成其實器而又能瑟兮顏色矜莊倗  
兮容裕寬大赫兮明德外見咺兮威儀宣著有  
斐然文章之君子盛德之至如此故民稱之終  
不可以忘矣

十六道學自修大學與爾雅同此文

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琢磋玉謂之琢石謂  
之磨此其對例耳白圭之玷尚可磨則玉亦得  
稱磨也故下箋云圭璧亦琢磨傳既云切瑳琢  
磨之用乃云道其學而成也指解切磋之喻也  
又言而能聽其規諫以禮自修如玉石之見琢  
磨則惟解琢磨無切磋矣此經文相似傳必知  
分為別喻者以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  
曰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又云  
如琢如磨自脩也郭璞曰玉石之被琢磨猶人自

修飾也禮記大學文同爾雅是有別喻可知

一六會弁毛以及弁會髮鄭弁縫

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  
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云會  
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皤皤而處狀似星也  
天子之朝衣皮弁以日視朝傳天子至會髮正  
義曰案冬官玉人職云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  
用瓚伯用將鄭注云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  
玉二石由此言之此傳云諸侯以石謂玉石雜

也禮記云周弁敷得夏收言收者所以收髮則此言會者所以會髮可知箋會至視朝正義曰弁師六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璣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武公所服非爵弁是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中也

六武公畿外諸侯入相自以本爵為等

皮弁則諸伯璣師七子男璣師五玉亦三采武

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爵為等則王用三采而璣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璣璣而處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璣飾六大夫璣飾四及諸侯孤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其常弁飾與皮弁同

六首章琢磨末章成器鄭云亦道其學而成金錫練而精圭璧性有質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正義曰此與首章互文首章論其學問聽諫之時言如器未成之初須琢



磨論此道德既成之時故言如圭璧已成之器  
之傳以金錫有其質練之故益精圭璧有其實  
琢磨乃成器故箋云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  
學而成之

六五

四侯伯子男入為王官乘本車服

傳重較

傳重較卿士之車正義曰序云入相於周而此

卿士車

云猗重較考故云卿士之車輿人注云較兩轆

周禮燕

上出較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案大車

較

以子男入為大夫得乘子男車服則此重較謂

侯伯之車也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

六六王肅以道自誓或得傳旨鄭不忘君惡

考槃

考槃至弗諼正義曰此篇毛傳所說不明但諸

言碩人者傳皆以為大德之人卒章碩人之軸  
傳訓軸為進則是大德之人進於道義也推此  
而言則寬過之義皆不得與箋同矣王肅之說  
皆述毛傳其注云處窮山澗之間而能成其樂  
者以大人質傳之德故雖在山澗獨寐而覺獨  
言先王之道長自誓不敢忘也美君子執德弘

信道篤也歌所以詠志長以道自誓不敢過差  
其言或得傳者今依之以為毛說鄭以為鄭樂  
在於澗中而不仕者是形貌大人寬然而有虛  
乏之色既不為君用飢乏退處故獨寐而覺則  
言長自誓不忘君之惡莊公不用賢者反使至  
飢困故刺之

七六毛以邁為寬大軸為進鄭為飢為病  
以寬邁及軸言碩人之飢狀則碩人是其形也  
使云形貌大人不以寬為寬德者以卒章言軸

為病反以類此故知為虛乏之邑也不論其有  
德之事者以怨君不用賢有德可知

八弗過弗敢過差弗告無所告語鄭易之  
永矢弗過箋云弗過者不復入君之朝也永矢  
弗告無所告語也箋云不復告君以善道

碩人

九六夫人當翟衣今衣錦加裝在途之服  
玉藻云禫為絢故知裝禫衣也又解國君夫人  
當翟衣而嫁今言錦衣非翟衣則是在塗之所  
服也錦衣所以加裝者為其文之大著也故中

庸云衣錦尚絀惡其文之大著是也此夫人錦衣為在塗之服丰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為在塗與夫人異也士昏禮云女次紵衣纁袖士禮故不用錦衣庶人之妻得與夫人同者賤不嫌也

七 歷陳夫人父夫兄弟以明正嫡

太子居東宮因以東宮表太子故左傳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服虔云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是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

故箋云兄弟皆大正

七二

一 邢譚皆姊妹之夫姨私互言之

譚子爵

釋親云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妻之

言公者

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孫炎曰

依臣子

同出俱已嫁也私無正親之言然則謂吾姨者

文

我謂之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

耳春秋譚子奔莒則譚子爵言公者蓋依臣子

之稱便文耳

七 膏凝曰脂尔足作冰脂

傳如脂之凝正義曰以脂有凝有釋散文則膏  
脂皆摠名對例即內則注所云脂肥凝者釋者  
曰膏釋器云冰脂也孫炎曰膏凝曰脂

四領即頸項蝻蟻即蝎一蟲六名

領一名頸故禮記曰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  
云緇布冠頰項蝻蟻也蝻蟻也蝻蟻也蝻蟻也  
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以在木中白而長  
故以此頸今定本云蝻蟻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  
五瓠犀爾雅作瓠棲

傳瓠犀瓠辨正義曰釋草云瓠棲辨也今定本  
亦然孫炎曰瓠犀中辨也棲與犀字異音同

六手膚領齒舉動全物首眉指一體

釋蟲云蝻蜻蛉舍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  
鳴蝻虬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螭郭氏  
曰蟬如蟬而小有文是此蟲額廣而且方此經  
手膚虜領齒舉全物以比之故言如螭首蛾眉  
則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

七倩好口輔盼黑白分

正義曰以言巧笑之狀故知好口輔也左傳曰  
輔車相依服虔云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則是  
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故易云咸其輔頰  
舌明輔近頰也而非頰也笑之貌美在於口輔  
故連言之美目盼兮盼白黑分

八鄭以說于農郊說當作襚毛不破字

碩人教教說于農郊教教長貌農郊近郊箋云  
教教猶頎頎也說當作襚禮春秋之襚讀皆宜  
同衣服曰襚今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

服于衛近郊毛於詩皆不破字明此說為舍孫  
毓述毛云說之為舍常訓也箋云云以禮施於  
死者故引俗語證之

九毛惟釋車制鄭云用嫡夫人正體

四牡有駟朱纁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翟翟  
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以為飾鑣鑣盛貌翟翟  
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第蔽也箋云此又言莊  
姜自郊近既正衣服乘是車馬又人君之朝皆  
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

以禭以贈死鄭因謂衣服為禭  
類章章衣錦聚衣謂在塗之服明止近郊更正  
翟衣而入國故為禭不言聲之誤從可知士喪  
禮云兄弟不以禭進雜記云禭者曰寡君使某  
禭此禮之禭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之禭隱元年公羊傳曰衣被曰禭穀梁傳曰衣  
衾曰禭此春秋之禭也禭於農郊之禭與禮及  
春秋之禭讀皆同也禮與春秋之禭謂之衣服  
曰禭贈死者故何休云禭猶遺也以衣服可以

遺人因謂衣服為禭雖遺吉之衣服亦謂為禭  
今俗語猶然以禮文施於死者故引俗語以證之

一 大夫早退以君夫人聽治事同

釋大夫所以早退之意而兼言夫人者以君聽  
外治夫人聽內職事與君皆同大夫退然後罷  
故連言之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  
寢即是罷也又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  
夫人之於國與后同故知聽內事於正寢君出

視朝事畢乃之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詔決事之  
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  
之箋云無使君勞倦者君夫人新為妃耦宜親  
親之故也

二八毛以鱣為鯉鮪為鮓郭以為四魚

鱣鯉鮓鮓謂魚有二名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  
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鱣而  
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  
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即是也釋魚又有鯉

鮓孫炎曰鯉一名鮓郭璞曰鯉今鯉頷白魚鮓  
別名鯉江東通呼鮓為鯉舍人以鱣鯉為一魚  
孫以鯉鮓為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為一魚陸璣  
云鱣鮓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  
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  
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  
可炙為臠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鮓魚形似鱣  
而青頭口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  
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鮓

大三 大者謂王鮪小者謂鮪鮪一名鮪肉色白味不  
如鱸也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  
鮪謂之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如陸之  
尉魚或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鱸鮪皆異魚也故郭  
謂仲明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  
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為一物是郭謂  
毛傳為誤

四毛云蕪葭茨薻李廵蘆薻一郭異  
葭蘆茨薻釋草文李廵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

璞曰蘆葦也薻似葦而小如李廵云蘆薻共為  
一草如郭云則蘆薻別草大車傳曰茨離也蘆  
之初生則毛意以蕪葭為一草也陸璣云薻或  
謂之菝至秋堅成則謂之荏其初生三月中其  
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如細楊州人謂之  
馬尾以今語驗則蘆薻別草也

祗

五箋傳皆以袍布為幣不訓泉  
祗之蚩蚩抱布貿絲祗民也蚩蚩敦厚之貌布  
幣也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



賣絲外府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  
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檀弓注云古者謂錢  
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泉亦為布也知此布非  
鄭司農泉而言幣者以言抱之則宜為幣泉則不宜抱  
布參印之也載師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師廣二寸  
書為幣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引詩云抱布貿絲抱此  
無所出布也司農之言事無所出故鄭易之云罰以一  
里二十五家之泉也此布幣謂絲麻布帛之布  
幣者布帛之名故鹿鳴云寔幣帛筐篚是也

七八頓丘謂形如覆敦字異同音頓  
傳丘一成為頓丘正義曰釋丘云丘一成為敦  
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峴崦丘孫炎曰形如覆  
敦敦器似盂郭璞曰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  
成又云如覆敦者敦丘孫炎曰丘一成之形象  
也郭璞曰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音同

八龜與卦皆有絲辭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龜曰卜著曰筮體兆卦之  
體筮云爾久也復闕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

女筮女宜為家室矣北卦之繇無凶咎之辭言其皆吉又誘定之正義曰傳以經卜筮並言故兼云北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左傳云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蕨藜是卦之繇也二者皆有繇辭

九士猶可說女惟以貞信為節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箋云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人事維以貞信為節

九知是鶉鳩以秋見桑葚食過則醉

釋鳥云鶉鳩鶉鳩某氏曰春秋云鶉鳩氏司事

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

羽郭璞曰伯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宛彼

鳴鳩亦此鳩也陸璣云班鳩也爾雅鳩類非一

知此是鶉鳩者以鶉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為

喻故知非餘鳩也鳩食椹過時者謂食之過多

故醉而傷其性

九婦人車飾幃裳亦名童容有袿

幃裳童容童容故巾車云重翟厭翟安車皆有  
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  
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  
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  
襜故雜記曰其轄有袂注云袂謂鼈甲邊緣是  
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袂車者以有童  
容上必有襜故謂之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車  
飾為然故士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襜是也幃  
裳在傍渡水則濕言已雖知汝貧猶尚冒此深

水漸車之難而未明已專心於故責汝復闕有  
二意也

二 凡婦者有姑之辭禮亦對舅

正義曰公羊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  
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  
婦於舅姑是也

三 凡男女未冠笄皆總角謂結髮謂兩角

正義曰甫田云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是男子總角未冠則婦人總角未笄也故箋云

我為童女未笄內則亦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於纓以無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故內則注云收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箋言結髮宴然之時解經總角之宴經有作非者因甫田總角非兮而誤也定本作宴

芄蘭

四九惠公即位蓋年十五六

正義曰經言童子則惠公時仍幼童童者未成人之稱年十九以下皆是也閔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年十五六杜氏以

傳言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言為之娶於齊則宣公已即位也宣公以隱四年冬立假今五年即娶齊女至柏十二年見經凡十九年而朔尚有凡壽則宣公即立三四年始生惠公也故疑為十五六也且此自謂有才能則非身幼也經云能不我知是自謂有才能刺之而言容璫之美故知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五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觸佩

童子佩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觿早成其德容兮遂兮垂帶悖兮容儀可觀佩玉遂兮然垂其紳帶悖兮然有節度箋云容容刀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悖兮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正義曰內則云子事父母左佩小觿右佩大觿下別云男女未冠笄者故知成人之佩內則注云觿貌如雖以象骨為之是以結解也又解童子而得佩成人之佩者由人

君治成人之事故使得佩以早成其德故也尚書注云人君十二而冠佩為成人則似十二以上要人君雖未十二亦治成人之事不必至冠也此解觿以成人自當佩之不必國君為父母在乃服也下章鞶亦佩時有之舉以言焉不必容遂毛國君常佩傳以此三者皆言兮故各為其狀孝經以儀狀經曰容止可觀大東云鞶鞶佩璲璲本所佩之釋之鄭物因為其貌故言佩玉璲兮然帶之垂者唯有容遂帶紳耳故知垂其紳帶也悖兮然有節度摠三者

皆指體

之辭箋以容及遜與帶相類皆指體言也故為容刀與瑞知紳帶垂三尺者禮記記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是也行止有節度亦摠二者之辭

七九釋鞮沓玦拾遂極之同異

童子佩鞮鞮玦也能射御則佩鞮箋云鞮之言沓所以強沓手指正義曰傳云玦者以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鈎弦也繕人注云玦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引士喪禮曰玦用正玉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為之著右臂

大指以鈎弦闔體大射士喪注皆然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大射注諸侯亦用象骨以大夫用骨不必用象彼注云鈎弦與車攻傳曰同則一也拾一名遂以韋為之著於左臂所以遂弦與玦別鄭以禮無以鞮為玦者故易之為沓士喪禮曰纁極二注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今不挈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纁又二明不用也知生用朱韋而三者大射云朱極三注云以朱韋為之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

用此是疆者手指也車攻云決拾既攸箋云手指相比次亦謂巨指既箸缺左臂加拾右手指又箸者而相比次也

九母出與廟絕父雖死不可及

正義曰作河廣詩者宋襄公母本為夫所出而歸於衛及襄公即位思歆嚮宋而不能止以義不可往故作河廣之詩以自止也左傳云公子頑烝於宣姜生文公及宋柏夫人故知文公之妹襄公柏公之子故知襄公之母今定本無襄

公之母四字然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柏公之時生襄公而出今繫之襄公言母歸者明思而不止當襄公時故云襄公即位夫人思宋也所以義不當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相與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

九后夫人無出雜記春秋有出夫人

諸侯之夫人雖無子不出以嬪妾既多不為絕嗣故易同人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不出是也

知者以春秋魯夫人無子多矣皆不出若犯餘  
六出則去故雜記有出夫人禮又春秋犯伯姬  
來歸及此宋栢夫人皆是也主后犯出則廢之  
而已皆不出非徒無子故易鼎卦注云嫁于夫  
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以天子天下為家  
其后無所出故也

一自河南適宋不渡河假渡為辭

誰為河廣一葦杭之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  
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

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此假有渡有之辭非喻  
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  
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  
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  
一自小船曰刀說文作𦨇

箋小船曰刀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楫之小此刀  
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𦨇小  
船也字異同音劉熙釋名云二百斛以上曰艇  
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廣而短安不傾危者也



二頃伯兮傳謂魯相五年四國從王伐鄭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役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  
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  
也為王前驅久故家人思之正義曰蔡人衛人  
陳人從王伐鄭春秋相五年經也時當宣公鄭  
荅臨碩引公羊之文言諸侯不得專征伐有從  
天子及伯者之禮然則宣公從王為得其正以  
兵屬王節度不由於衛君而以過時刺宣公者  
諸侯從王雖正其時天子微弱不能使衛侯從

已而宣公自使從之據其君 過時不反寔宣  
公之由故主責之宣公而去刺時者也

三頃毛云州伯鄭云君子字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州伯也揭武貌桀特立  
也箋云伯君子字也桀英桀言賢也正義曰言  
為王前驅則非賤者今言伯兮故知為伯伯謂  
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諸侯也非衛人所得  
為諸侯之州長也謂之伯者伯長也內則云州  
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

閭府亦謂州里之伯箋伯君子字正義曰伯仲  
叔季長幼之字而婦人所稱云伯也宜呼其字  
不當言其官也此在前驅而執兵則有勇力為  
車右當亦有官但不必州長為之

四等兵車六等皆四尺為差亦曰六建

及長丈二而無刃箋云兵車六等軫也戈也人  
也及也車戟也酋矛也皆以四尺為差正義曰  
考功記云及長尋有四尺尋八尺又加四尺是  
丈二也治氏為戈戟之刃不言及刃是無刃也

牋因及是兵車之所有故歷六等之差之考工  
記曰兵車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  
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述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  
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  
等是也彼云戈及戟矛皆插車軾此云執之者  
在當車插用則執之此援用以言也又廬人先  
言戈及車戟酋矛夷矛之長短乃云攻國之兵

又云六建既備車不反覆注云六建五兵與人  
也則六建於六等不數軫而數夷矛不引之者  
因六等自軫歷數人及以上為差之備故引之  
之六等者自地以上數之其等差有六故注云  
法易之三材六畫非六建也建者建於車上軫  
非車上所建也凡兵車皆有六建故廬人先言  
戈及車戟首矛夷矛乃云攻國之兵又云六建  
既備六建在車明矣但記者因首矛夷矛同為  
矛稱故自軫至矛為六等象三材之六畫故不

數夷矛其實六建與六等一也若旨戈以上數  
為六等則於人六建不處其中故鄭云車有天  
地之象人在其中焉明為由此故自軫數之以  
戈軫為地材人及為人材矛戟為天材人處地  
上故在及下如此則其象得矣或以為凡兵車  
則六建前驅則六等知不然者以考工記兵車  
六等之數鄭云此所謂兵車也明兵車皆然非  
獨前驅也前驅在車之右其當有勇力以用互  
兵不得無夷矛也司兵云掌五兵鄭司農云五

百五 兵者戈及戟酋矛夷矛又曰軍事建車之五兵  
 步卒五 注云車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  
 兵與在 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則前驅亦步卒必有夷矛  
 車之兵 明矣知步卒五兵與在車不同者司后云凡國  
 不同 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云勇力之士  
 屬焉者 選右當于中司馬法云弓矢及矛戈戟  
 相助凡 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以司兵云建  
 車之五 兵則步卒五兵與車兵異矣夷矛長非  
 步卒所 宜用故以司馬法五兵弓矢及矛戈戟

當之車 之五兵亘建與文六建文同故以司農  
 所云戈 及戟酋矛夷矛當之勇力之士屬司右選  
 百六 右當於中則仍是步卒未為右也故以步卒五  
 六建不 數弓矢 兵解之步卒無夷矛數弓矢為五兵在車則六  
 其寔兵 建除人即五兵以弓矢不在建中故不數也其  
 車有弓 寔兵車皆有弓矢故司弓矢云唐大射車戰野  
 矢 戰在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又擅弓注云射者  
 在左又 左傳曰前驅欵犬射而殺之是皆有弓  
 矢也

百鄭在衛西南以從王東行言東

自伯之東正義曰此時從王伐鄭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蔡衛陳三國從王伐鄭也上云為王前驅即云自伯之東明從王為前驅而東行故據以言之非謂鄭在衛東

百甘心毛厭足鄭心不能已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甘厭也賤云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我憂思以生首疾正義曰謂之不已乃厭足

於心用是生首疾也凡人飲食口甘遂至於厭足故云甘厭也賤以甘心者思之不能已如口味之甘故左傳云請受而甘心焉始欲取以甘心則甘心未得為厭故云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甘口不能絕甘與子同夢義亦然

九百欲得善忘憂之草不謂諛為草名

為得諛草言樹之背諛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傳諛草至北

堂正義曰諼訓為忘非草名故傳本其意言為  
得諼草謂敬得令人善忘憂之草不謂諼為草  
百十 名故釋訓云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為得諼草是  
昏禮房 諼非草名也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婦人欲  
室所居 樹草於堂上莫數見之明非遠地人也婦人所  
總名堂 常處者堂也故知北堂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  
房半以 有司徹云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注皆云北堂  
北為北 房半以北為北堂堂者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  
堂 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南為南堂也昏禮注

云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謂在  
房室之內也此欲樹草蓋在房室之北堂者總  
名房外內皆名為堂也

狐

士昏男女失時不行殺禮多昏之政

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  
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  
也正義曰作有狐詩者刺時也以時君不教民  
隨時殺禮為昏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大  
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注云

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三百衣喻夫裳與帶喻妻

之子無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箋云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為作裳欲與為室家二章者傳曰帶所以申束衣則傳皆以衣喻夫以裳帶喻妻宜配之也

木瓜

三百齊救衛而封之又遺戴文車馬器服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

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木瓜三章七四句至是詩正義曰有狄之敗懿公時也至戴公為宋桓公迎而立之出處於漕後即為齊公子無虧所救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則戴也文也皆為齊所救而封之也下摠言遺之車馬器服則二公皆為齊所遺左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成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

錦三十兩是遺戴公也外傳齊語曰衛人出廬於漕柏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死三月齊柏公與之繫馬三百是遺文公也繫馬繫於廐之馬言遺其善者也器服為門材與祭服傳不言車文不備此不言羊豕雞狗舉其重者言歆厚報之則時寔不能報也心所欲耳經三章皆欲報之辭

百釋木瓜桃李瓊琚瑤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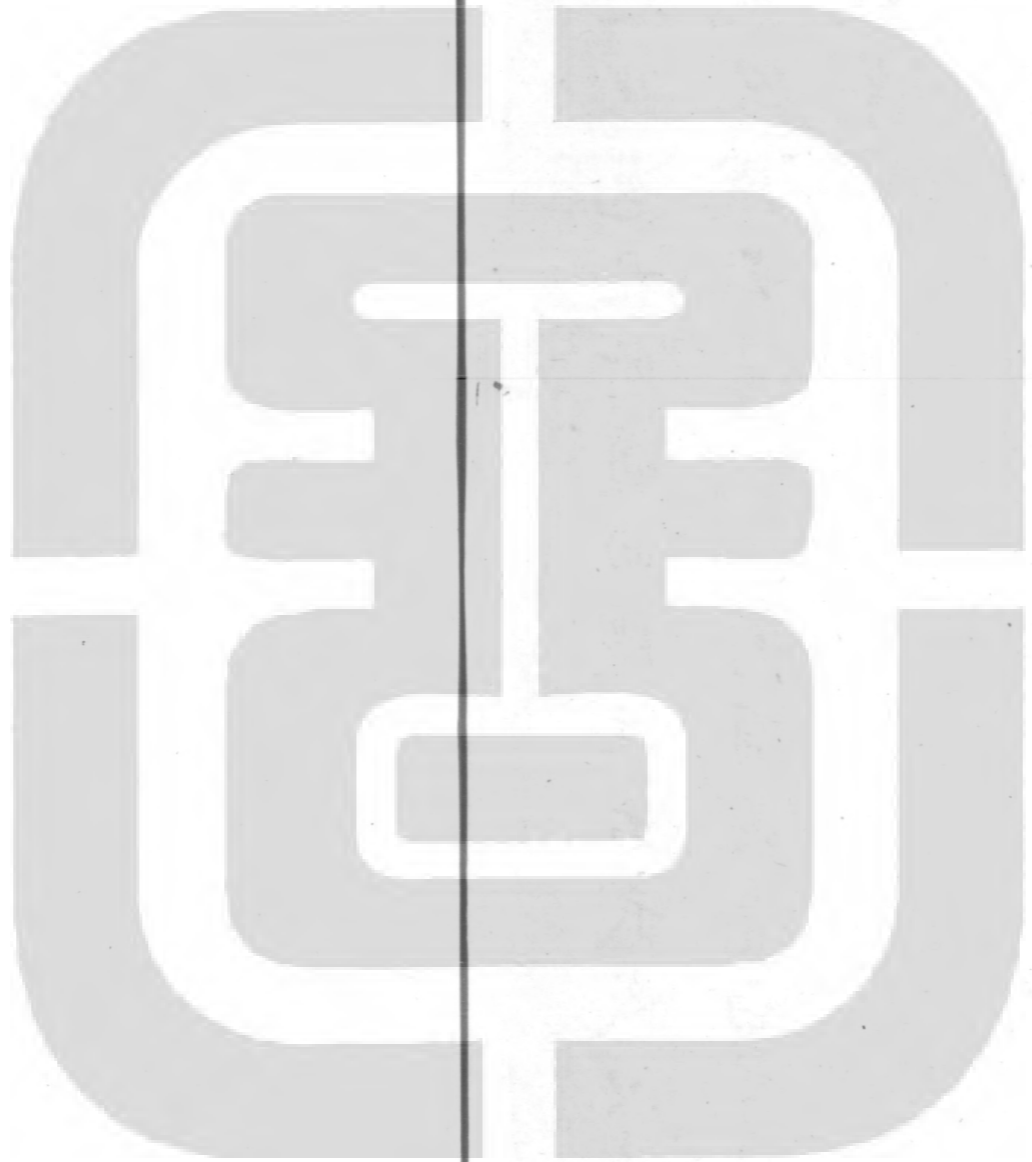
釋木云楸木瓜以下木桃李皆可食之木則

此木瓜亦美木可食故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是也以言瓊琚瑤玖是玉名則瓊非玉名故云瓊玉之美者言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聘義注云瑜玉之美者亦謂玉中有美處謂之瑜瑜非玉名也有女同車云佩玉瓊琚故知琚佩玉名此言琚佩玉名下傳云瓊琚美名瓊玖玉名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瑤玖亦佩玉名瑤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玖玉是玖非全玉也



趙於木瓜見芑苴之禮行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芑苴之禮行箋云以果實  
相遺者必芑苴之尚書曰厥包橘柚正義曰孔  
叢云孔子讀詩自二南至於小雅喟然嘆曰吾  
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  
不易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於考槃見遯  
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於木瓜見芑苴之禮行於  
緇衣見好賢之至橘柚在芑明果實皆芑之曲  
禮注云芑苴果魚肉不言芑果實者注舉重而  
芑或茅

毛詩要義卷第三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mark, written vertically.

